



二知軒文鈔卷十

保甲團練異同議

定遠方濬頤



保甲之同於團練者一則十家為牌、必有長一則按戶出丁
 丁不外募一則清理內奸以衛身家一則捍禦外寇以全鄉里
 其統於官也無不同保甲之異於團練者一則無事之日各安
 其業一則有事之日當防其虞一則村、自保區之別之一則
 在、皆團聯之合之其因乎時也實相異保甲易而團練難保
 甲盡農也團練則為兵保甲省而團練費保甲自食也團練則
 需餉保甲久而團練暫保甲無礙耘耔也團練則弗遑耕鑿保

甲近而團練遠保甲僅資坐鎮也團練則兼事攻剽保甲行之不善莠民多於良民團練行之不善頑民遂成亂民於是有謂保甲無害團練有害者於是有謂保甲無益團練有益者於是有謂小村可辦保甲大村可辦團練者於是有謂強悍之地能辦團練孱弱之鄉不能辦團練者於是有謂團練為禍胎不如專辦保甲者夫保甲在人團練亦在人得其人則無乎不可失其人則無乎可彼因噎廢食諱疾忌醫者必將胥天下之人而悉隸軍籍乎曰不可也必將捨林總之衆而專用客兵乎曰尤不可也保甲之弊上下相蒙僅以花名空冊塞其責而探囊胥篋者

如故團練之弊桀驁不馴反以圩寨軍械長其威而縱寇殃民者如故然則保甲團練舉不可行歟然則保甲團練之外抑別有佗道以安天下歟曰二者皆不可廢特問其行之何如耳保甲行之而善縱不團不練而平時相友相助同德同心人咸思扶正抑邪則盜於何發一旦設有外警驅吾禮義忠信尊君親上之人以與之敵固自易而奚必另籌團練之策哉而奚必棄保甲以言團練哉保甲與團練二而一者也非保甲自為保甲團練自為團練也先其易者而難者不難先其省者而費者不費先其久者而暫者仍久先其近者而遠者仍近小村可以辦大村亦可以辦城市可以辦郊野亦可以辦強悍者孱弱者

者或箝制之或激厲之而皆可以辦勿視為虛文勿釀夫禍胎
可以專辦即可以兼辦欲保甲團練之得人其權則在官而不
在民官賢民與之賢官不肖民與之不肖官為民之父母父母
之教其子若何官之教民如父母之教其子保甲團練尚安有
弊乎而豈慮行之不善乎但見其益弗見其害有斷然者吾則
曰保甲團練無異同

開源節流議

源一而流百無俾其涸當靳其出始以為有源之水流之不已
也而竭澤而漏卮源絕矣則思開之開於此而泄於彼猶之可
也一江九派一河九支東澗西壑南溝北澮上游剽迅下游汎
濫勢常不給孰能壅之其道在節若隄防然蹄涔之積瀦而為
淵滄海之深變亦成田是將損下益上乎是將月送旬輸乎是
將鑿山穿礦乎是將白著博徵乎是將青苗行息乎是將設會
子實鈔乎抑將摩質取鉛更或折二當三乎不特此也有廢銀
用錢之議有銀錢準價之議有鹽歸地丁之議有免賦稅永抽
釐之議而未嘗議及度支浮冒也而未嘗議及官吏侵吞也而

未嘗議及軍餉糜耗也而未嘗議及工作頻繁也開無可開節
無可節而欲國家與小民爭利、之所在害即隨之非策之善
者也今日可節之流甚多營勇其大端而無人敢議裁汰者曰
有防務在即以防論宜練有用之兵此區、者恐不足與之敵
則何如儲帑藏以備不虞歟開源之道無過於粵東沙田乃天
地自然之利百餘年來巨紳大戶坐擁膏腴官吏不敢過問且
有因之以肥其私橐者偶一舉辦而紛、撓沮當道受其蒙革
雖賢者且不免為舍此以覓財之源吾不知其源頭起於何處
也見小鳥足與謀大拘執弗能以變通措克腴削非久遠之良
圖酌盈劑虛乃豐亨之正軌言利者尚其慎之

化勇為兵議

勇吾民也兵亦吾民也民為勇則勇為兵則怯誰使之勇誰使
之怯者曰勇之餉三倍於兵故勇可用曰兵亦減其額厚其精
奚見兵不可用曰曩以兵不可用不得已而兵外募勇削平禍
亂今則尚資其防守用之而旋棄之彼樂為勇脫不甘為民重
煩吾兵勇之害無異於寇烏乎議罷曰勇之足額久矣兵之懸
額久矣以勇補兵之額勇不戰而守其訓練也固與兵同即以
補兵之額怯者咸勇豈不甚便曰一省之兵之額不及一省之
勇之額使隸軍籍額既難增且恐一旦為兵染兵之習氣效兵
之行事將奉令守法之勇變為游嬉驕惰之兵設再有事何以

禦之曰選兵不如選將、得其人兵可轉弱為強去其桀驁以歸於循謹官治民將治兵無二道也今日之勇未必人、皆勁旅未必人、皆悍卒也陶之汰之如兵之額而止其餘則驅使為民其責在官、能弭盜官不能制勇必去其官易材者勇而兵壯與老將之責使練兵如練勇時勇者斷不至怯以少勝多以寡敵衆以一當百為勇然為兵亦然變而通之損而益之一轉移間為司農節度支為疆吏備緩急為軍政肅紀綱為邊隅安反側計至善也否則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杼柚告空旌旗無色其害正與兵等是安可不思有以化之

防議

防之有不勝其防者以不防為防轉愈於防而不防非不防也曰防內弗如防外防近弗如防遠防城弗如防鄉防江弗如防海防各口弗如防要隘防中腹弗如防邊界防之以兵弗如防之以民防之以將士弗如防之以官吏防之以器械營壘弗如防之以禮義忠信必在、設防將力為之絀財為之竭心為之渙勢為之分雖防等於不防有人焉審其利害權其輕重區其緩急辨其難易明其勞逸衆寡知其主客強弱排衆論之張皇振羣情之畏蕙戒帑藏之糜耗重根本之要圖至艱至鉅持之以鎮靜至危至險處之以坦夷至繁至劇御之以簡約至紛至

一矢車草
擾劑之以濶疏不防為防豈有佗道哉衆志成城固若金湯萬里之築實為厲階吁往古可鑒也匹諸一家重門疊戶潭潭之府夜防奸宄擷者無幾不必男哀甲而婦枕戈也明季流寇之禍通都大邑所向瓦解而山中築砦自守者一夫當關萬夫莫敵雖天崩地陷彼獨若無事者然防之不得其道則先事惶惑臨事惟怯未事罷敕既事空虛其不至開門揖盜也果足恃乎抑無可憑乎而議者曰有備無患安不忘危申畫封守垂諸經訓廣為之防猶虞乘間而入夫安有漫不設防以任其衝突蹂躪者曰由外而內由遠而近由鄉而城由海而江孰則要隘孰則邊界兵之數少民之數多將士但能用兵官吏足以用民器

械營壘無人則委而去之禮義忠信固人之甲冑干櫓也矧彼勞而我逸彼寡而我衆我主而彼客我強而彼弱其利害輕重緩急難易彼未嘗不了然於胷中而多方以挾制我虛聲以恫喝我使我墮其術中絀我之力竭我之財渙我之心分我之勢彼方暇豫而我已不支設令狡焉思逞又將何以禦之哉故曰不防之防乃為大防張皇畏憊因之而糜耗帑藏均無補於國家也然而舍本逐末者終弗之悟也

兩淮鹽法議上

法之宜古宜今盡美盡善者莫如綱鹽願行之既久因利生弊道先庚寅辛卯間鹽利上不歸國下不歸商而盡歸於中飽之蠹兩江總督陶文毅公將淮北改行票法而淮南則仍行綱鹽惟革根窩裁糜費以輕商本而利轉輸鹽法於是一變至二十九年楚岸塘角火災焚燒鹽船數千號商力不支總督陸公建瀛亦將淮南改行票法疏節濶目師前人一稅之後任其所之之意於儀徵設棧轉運鹽法於是二變有識者早知其事權盡解漫無紀律必難持久乃行之未及三年即遭粵寇之亂長江梗阻票販星散止餘場商保守堆鹽而已前署兩淮運司郭沛

霖於無可設法之中行化私為官之策就泰州糾商設棧招販
買運輕其科則藉以保護場竈數百萬窮丁免致流離失所固
亦不得不爾者迨同治甲子金陵克復江路肅清曾文正公奏
立行票章程大旨在定價整輪於瓜洲設官棧以固場商於鄂
湘西皖設督銷局以固運商鹽法於是三變合肥相國復定循
環轉運法人皆稱便願始終未經戶部核定也在文正之意以
為改綱為票可暫而不可久乃一時之權宜在合肥之意以為
寓票於綱有其實而不居其名俟後來之酌定於是票販之點
者以循環轉運若可恃而不可恃恐一旦改復舊章票成廢紙
因而改業轉售三四年來票有屢易其主者矣其愚者苦於循

環已定不能闖入遂不惜以重價買票而成本加重數倍於昔
日之根窩甚或請加引額僥倖得票殊不知綱整票散綱受官
之約束票則任商之居奇綱法疏而實密有總商以專其責成
票法密而愈疏任羣販之自為來去孰得孰失明者皆知統計
四岸以楚岸為大宗自咸豐三年因道梗借運川鹽六年因餉
絀抽收川稅而淮引遂為川占同治七年文正疏請禁川私入
楚收復淮南引地 下部議行令四川查禁私井兩湖嚴設巡
卡以為規復淮引之計當事謂川難遽遏請設局以川八淮二
分成搭銷而封禁私井之議遂寢復經戶部駁斥甫定分界行
銷之議以湖北武漢黃德四府湖南長常二府專銷淮鹽湖北

安襄鄖荆宜五府一州湖南澧州一屬暫銷川鹽淮分之界川私不得侵入尺寸川分之界仍許淮商設店零售現以滇黔未靖川無本岸可銷故暫借淮鹽引地俟滇黔肅清即以借銷楚岸還淮夫文正以行票之人而上復網之策戶部主持大計又攷以規復淮網為急務至再至三爭之不遺餘力近因言官疏請收回淮鹽引地部臣以為空言復淮不能實力禁川恐積弊難以挽回操切殊多未便禁川必先籌安置川商之法復淮必先籌整頓淮鹽之法酌擬章程五條曰查封私井以塞川鹽之來源曰疏銷邊引以分川鹽之銷路曰復設巡卡以遏川鹽之來路曰嚴定限期以復淮引之舊制曰講求煎煉以利淮鹽

之銷路是淮鹽復網即在旦夕當此場竈疲困堆積如山之時孰不延頸舉踵日盼楚岸之歸我兩淮也耶然而私井之能一律封禁與否滇黔二省邊引之能招商即行配運與否復設巡卡之能不分畛域實力奉行與否三者既不可必竊恐一年之限視為具文勢必藉口於井私未禁邊引難行巡卡不力多方延宕互相推諉溯自同治七年文正奏請收復淮南引地至今已九年矣觀望徘徊迄無成效雖由一心向川者多分心向淮者少而積重難返人之恒情貪利避害世之通病愚見以為思艱不如圖易責人不如求己姑置鄂湘先謀皖西之為得也皖西兩岸又以皖岸為先蓋中路口岸舊制專商認辦鹽價自下

而上遞遠遞增以地與甯境接壤程途漸近私鹽易於侵灌非
分為專岸不能各固藩籬以為楚西屏蔽近年江運各口岸由
票商分領設店專銷日有起色現已續增五十票可為明證是
宜援照舊章將中路全行政為專岸暢滯配搭即由現運循環
之商分任許其世業現在地方肅清已久戶口日增應履勘明
確酌定引數秉公配搭仍按道里之遠近定鹽價之等差量予
變通以期漸復舊額此固兩淮可以自主無庸謀之他人者或
謂皖岸票商人數衆多岸奚以專曰有滾總之法在先擇皖岸
票商之家道殷實辦運較多者數人簽為總商使作領餉凡畸
零之票悉附於總商名下或萬引或數萬引不拘定數聽散商

願附某總即歸某總其辦運納課仍用原花名註明附於某商
總之下或自行辦運或由總商代辦官亦聽之如此則散者立
化為整已議者又謂總商名目久除今復設總商易啟科派把
持之漸獨不思目前繳納正雜各款統於釐金成本之內核算
衆目共覩亦何至有科派把持之患歟商情渙散非此不足以
聯之所謂整票為綱自勝於廢票行綱之轉多周折也皖岸果
就範圍即行之於西岸亦用滾總之法以次而鄂而湘漸推漸
廣票既整已綱即隨之以立因勢利導易如反掌朝下令而夕
從之斯固可操左券者至於淮北以捐輸隄工銀兩馬端愍公
疏請照淮南一律循環現在奏銷以十個月為期舊綱積壓尚

多議者動以加引為戒實則每歲所銷私半於官販比商強票與網埒斷非持久之道亦宜於循環各票販中簽派數人作為總商責成遵照部文限八個月包完一網之課俟行至現網再籌加引加課則事無不舉矣要之網法美善千古不易非法之壞人自壞之而今之議者輒曰文正票法不可擅改夫文正固時以復網為念者奏牘具在信而有徵濬頭承乏於斯忽以八稔旁諮博訪衆論僉同用敢粗陳大畧以供執事采擇焉謹議

兩淮鹽法議中

近有議於湖北之安陸襄陽兩府湖南之醴州一州江西之饒州一府先設專岸以為規復全網之漸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未始非計願西岸我能自主豈獨饒州一隅之地鄂湘則川與淮爭既已分界而忽又奪其半彼必不甘且助川者大有說辭動多齟齬於事無濟而意見先形則與其肘為入掣何如權自我操乎設專岸之不如復全岸復難復之岸之不如復易復之岸非皖是圖於何圖之難之者曰自行票法商變為販大率官家戎幕初學持籌貲本無多局面狹隘求如曩日西商皖商之體大物博豪富甲天下者絕無其人烏可輕言復網歟前以直隸

水災淮南加引四萬助賑令其先行驗貨三日之間貯庫者百數十萬利之所在人盡趨之今日淮南之票得利未嘗不厚徒以限於循環覷覷者正復不少觀其請設專岸則淮鹺之為利藪可以想見則票法之遜於網法而商願復網又可以想見而議者又以釐大於課舊額恐難遽復夫捐釐暫助軍餉本與正課懸殊果能減釐加課此絀彼盈一轉移間取之於商名目更正誠使源、轉運官引暢行有課無釐豈不甚善蓋設網於票之外則商力或有未逮求網於票之內則商情鮮不樂從也或又曰皖票皆有力者聽其自便已久滾總之法行之非易是在大府先下一令予以數月之限易散票為整票如有不遵者另

行僉商認辦夫亦奚至舍其所業而顯與官抗也耶皖岸為西楚之藩籬欲疏通西楚而不先整皖岸不能也西岸為兩江之轄境欲規復楚岸而不先整西岸不可也皖岸地處中流為西楚鹽艘必由之路其中夾帶暗侵以及北私浙私透越之弊不一而足昔年安慶甯國池州太平以及全椒和州含山等府州縣皆屬專商認岸定額色課每歲約認銷小引二十二萬引以今之大引計之亦有十四萬六千餘引邇來皖岸南鹽銷數每年才二三萬引較之從前不過十分之二縱兵燹以後人民稀少亦未必大減若是推原其故南鄰浙境甯國適當其衝北界淮河北票又經其地私梟充斥四處蔓延且太平蕪湖等處係

從前著名口岸皆居大通下游鹽艘經過沿江灑買隨地有之
而居民轉須赴上游買鹽運銷本多不便如先將甯國安慶太
平三府按照從前舊額視烟戶之多寡減成派認色完釐課則
衆商具有責成不得不自籌銷路即不能不各固藩籬庶皖南
之浙私皖北之北私江路之船私未由侵灌則中路私蹤絕迹
上游西楚官引舉可暢行矣目下甯揚食鹽均係專岸如上江
江甘泰興等處近年銷數日旺即為專岸之明效皖岸現行額
引七萬二千引除江運北鹽每年約派二萬引上下其餘應運
南鹽五萬餘引近年運數祇得其半莫如整票為綱使之認岸
其池州和合全等處亦可次第舉行逐漸推廣規復舊制未始

非疏通和鹽之一策也西岸地居腹裏與楚岸鄂湘兩省之情
形不同其鄰私之最近者饒州與廣信毘連向為浙私所侵次
則吉贛之鄰粵私撫建之鄰閩私通省淮網因之不振從前饒
吉等府均有專商以固門戶道光年間陶文毅公會同江西巡
撫勘議浙江廣東福建三省接壤之處添設巡卡於各要隘實
力堵截鄰私分定界址浙粵所設子店為之撤退三十里今則
吉饒雖設分局銷市未有起色則浙粵之侵淮自不待言且聞
浙商近辦徽廣者獲利甚巨粵鹽私販則皆由陸路而來千百
成羣飄忽猛悍愍不畏法目前籌議疏銷西引之法自應於三
省接界舊設巡卡之處陸路則屯駐兵弁水路則添撥礮船一

面即就西票中選擇殷商先從饒州設立專岸認辦從前運庫有貼饒一欸蓋因饒岸之商非減價不足以敵浙私故西岸各商集貨津貼目下誠能仿照舊章減價浙私無利可圖定然歛跡亦當籌議津貼以資補苴他如近粵之吉贛近閩之撫建亦可漸次推廣行之庶乎鄰私不入而淮引暢銷矣皖西兩岸既復然後淮南有總辦之商咸知以綱為利保護大局見川之久假不歸方且出全力以與之相爭曰川所能吾亦能之蓋商賈之事必行以高賈之道是固非形格勢禁所可收效於目前者故曰逆取之難誠不如順施之易也

兩淮鹽法議下

川人袒川謂淮課不敵川釐未可遽議更張戶部主文正之議欲鄂省罷收川釐以淮課全數歸鄂每銷淮鹽一引鄂省可得銀六兩三錢有奇鄂湘兩岸額銷淮鹽七十餘萬引計每年可收課銀四百四十萬兩即以近年川鹽占銷二十萬引之數計之亦可收銀一百二十六萬有奇以鄂湘近年所收川釐以錢易銀計之每年至多亦不過收銀一百萬兩此為確實數目若所云鄂湘兩岸金銷淮引不過一百六七十萬較之川鹽行楚十五六萬之引課釐已有二百餘萬誠屬約畧揣度之詞不足為據至謂楚人喜食川鹽前此淮綱全盛之時何以不聞此說

且目引地為虛名是故存喧賓奪主之見在川言川竟置祖宗
二百年之成法於不問殆不知其可也鄂岸之弊川鹽奪淮在
於藉官行私議者曰鄂岸儻未能全復留一二府與川亦必授
權於淮凡暫行川鹽之地定額每年銷若干引於平善壩設卡
隨時報明淮局核實派銷多一斤即以私論則川私可杜已湘
岸昔年附於鄂岸由鄂歸水販運湘銷速而利厚立法最為簡
便易行非別立督銷局以主之也今則不但立一督銷局且分
設各局部署可謂周且密已議者曰局用多而成本重水販利
輕故川私易於爭勝昔年水販載貨赴漢口貿易再行運鹽入
湘實為一舉兩便非如今日之專為行票而設所費太鉅也澧

州為湘岸門戶澧不歸湘川私難絕督銷不歸併於鄂則商力
難支矧淮鹽到湘尚有重煎之費耶至粵私為辰寶沅三府之
害尤須嚴設卡局密查重稅使片引不得侵淮則湘岸可復矣
之二說也不無可采以為規復鄂湘之漸然要當與皖西兩岸
一律先行整票僉商使散而無紀者有所統屬則提綱挈領庶
乎舉重若輕顧場與運相為表裏病運者固不利乎場病場者
亦不利乎運也於是有埽鏹太多之弊則議併埽鏹以省成本
有鹽色攙雜之弊則議辨樓鹽以防朦混有虛報空堆之弊則
議用丈量以歸核實有清堆提售之弊則議永革除以杜取巧
而且派銷議憑舊額以保護垣主繳價議提下綱以調劑場商

夫銷路不廣引地不復縱講求煎煉竭力加工仍恐新堆未重
老堆如故也今日場與運皆病在散運之票有法以整之而場
之垣乃無法以公之場亦烏乎不病耶議者謂官以增額為能
商以添產為樂岸銷祇有此數坎桶廢竈在、堪虞故場鹽之
額宜有限制不添竈責在商不透私責在官治場與治運非有
二法也目前公垣雖不能復而各場亦不可無總商當仿整票
為網之法於通屬九場、高責令公舉二人以為之總泰屬十
一場、高責令公舉二人以為之總一切場竈應辦事宜皆取
決於總商自無參差高下武斷情偷之患獨是欲蘇場困端賴
岸銷欲擴岸銷全憑引地以目前情形而論場自場運自運匪

特場不願運、不願場也即同運之商畛域各分同場之商畦
町未化所謂辦場辦運者非皆的名非皆本身而其主會計之
人見識卑陋罔知大體每議一事動輒經年累月而鮮所折衷
築室道謀紛如聚訟官與商隔膜已商與商又何嘗不等秦越
耶於此而正其名目壹其心志泯其爾我忘其異同舍網之外
別無良策也

狂辨

二知軒文鈔卷十一

定遠方濬頤子箴

狂有異乎曰有異書之罔念作狂，而背乎聖所謂國人之狂也魯論進取之狂，而次乎中行所謂學者之狂也學士之狂為古狂國人之狂為今狂可肆也不可蕩也概名為狂而狂固各別烏得一視夫狂楚狂最高韓愈且自稱小子焉若箕子之佯狂乃不得已而狂者子胥范蠡學之崩通雷義效之王衍楊伯醜亦師之大抵皆避世以成其狂者無古無今有之才狂心狂氣狂，之清者為大狂為真狂猖狂驚狂顛狂，之濁者為

小狂為癡狂而要之古人往：自居於狂以文狂者以詩狂者以書狂者以酒狂者不特鄙生非狂向相似狂之儼然狂也恠哉延之狂不可及諸子均不得其狂：亦豈易幾乎宇宙之內無乎不狂風狂雨狂雲狂山狂瀾狂花狂下至雞犬蜂蝶皆狂獨至於人則今狂弗如古狂：而虛狂而放狂而麤疏猶不失其為狂也或則躁狂或則悖狂或則狙狂或則荒狂或則妖狂以狂敗名以狂喪身以狂害理而傷道何取乎狂耶彼以不狂為狂茲以狂為不狂自吾視之特稱狂耳非老狂也聖人之所與者斷不出乎此而顧以罔念之狂冒乎進取之狂而於是學者之狂反不能自別於國人之狂清歟濁歟大歟小歟真歟癡

歟烏乎以不審之方子曰唯聖人能療其狂

權辨

程子謂權只是經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朱子則謂權與經亦當有辨夫既曰經權常變則經之屬常權之屬變也明甚聖人不言可與立未可與經又奚得以經為權耶即以稱論稱物兩得其平乃經也然而畸輕畸重時高時下則變乎常已蓋必以錘繫之而後無輕重高下非錘弗能以稱物也使棄錘而專用稱可乎不可乎經與權截然為二漢儒之論未可盡非特患權而出之以術權而濟之以詐是為市權是為貪權是為擅權是為弄權是為爭權奪權而奚能比權量力歟而奚能均權布寵歟而奚能適權反道歟而奚能制權因利歟而奚能慎權審法

欽權得其正動罔不減權入於謫行輒多阻天地君人在皆
權威福機勢事、有權聖人知權小人暱權賢者通權愚者膠
權、之得也權之公也權之失也權之私也外而邦國內而家
庭大而政治軍旅之繁小而日用飲食之細昧乎權者能處常
而不能處變明乎權者能處變而更易處常唯其經外有權斯
權不害經而守經達權輕重高下庶幾兩得其平也反是則為
執一烏乎權

剛辨

乾象也陽德也正氣也直道也大勇也莫剛若已然而有過剛
則折者為暴為狠為悍為愎而不得為剛、有性情焉生理不
罔賦於天剛有學問焉發憤自強勉乎人其貌威重其言斷決
其神嚴肅其心果敢憊兮赫兮慄然介然以之當大任決大計
定大疑不震不動不難不悚而又不屈不撓則剛之全量得已
若夫血氣用事之人中無涵養直情徑遂不問事之是非得失
難易利害而唯吾所欲為以與天下相抗彼方謂苟利國家死
生以之何畏何懼哉卒之一蹶不振者比、皆是迹近於剛而
非真剛也以治軍論運籌決勝為剛歟衝鋒陷銳為剛歟出奇

設伏為剛歟貪功躁進為剛歟一則審慎堅固立於不敗之地
一則鹵莽滅裂味乎應敵之方乃知剛必以柔為體柔實以剛
為用謂韋之勁過於鐵人誰信之謂水之猛烈於火人皆笑之
而礮可拒矣而隄可破矣柔能克剛斯為至剛而暴者狠者悍
者悞者平素雖有學問而狃於性情之偏弗獲變化其氣質而
遂以剛敗夫果真剛也耶聖人有未見剛者之歎信乎其難觀
也

拙辨

與巧相反者拙也而實則拙勝於巧者工趨避拙者恥之巧
者尚逢迎拙者羞之巧者務奔競拙者避之巧者善揣摩拙者
讓之謂拙勝巧拙奚能勝巧哉天下事不必皆以拙成而未有
不以巧敗者恃其心思智術逞其才力聰明以為佗人所不克
見長者唯吾足勝其任迨至事權既屬委曲繁重迂遠難圖則
方且百計彌縫多方掩飾之而抑知萬口沸騰謗毀交集之大
可畏也耶若夫廉靜寡欲厚重少文不希非分之榮不博過情
之譽甘於樸訥而無所表襮樂於迂拘而無所攀援設令任以
艱鉅假以斧柯將成敗利鈍吉凶禍福悉聽之天而實心實力

以赴之弗求速效弗計近功事亦安有不舉者而顧曰巧勝於拙也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者以規矩為拙夫亦豈能棄規矩而別有所謂巧哉是轉不如拙者之守夫規矩而以拙為巧也喜巧惡拙^者人之常情而弄巧成拙者又世之通病顧號人曰拙孰冒蒙此惡名者巧之藐視夫拙方以為趨避逢迎奔競揣摩之術彼斷、不如我也嗚呼以是為巧恐愈形其拙矣故老氏曰大巧若拙方子本之以作拙辨

陶淵明白璧微瑕辨

昭明文選不廢言情之作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洛神四賦皆甄錄之而獨於序陶淵明集嚴其體例謂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試取讀焉所云在衣為領在裳為帶在髮為澤在眉為黛在莞為席在絲為履在晝為影在夜為燭在竹為扇在木為桐無非託諸寓言以寫其懷抱華而不靡莊而不佻蓋亦國風離騷之遺意耳且其序明曰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閑情者閑之使歸於正也豈蕩以思慮之謂閑歟較之子淵子建四賦多荒唐之辭有穢褻之語茲則雅令脩潔懼以冒禮為譬似乎有過之無不及也胡乃去此取彼自相矛盾若是遂使

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之高人身後忽遭謗議而千載以下留為
口實真若有瑕可指者論古太苛為世人通病而不謂昭明寬
和容衆引納才學之士而躬操選政亦蹈此弊夫既賞其文章
不羣獨超衆類可以遣馳競祛鄙吝懦立而貪廉尚何至太璞
不完白圭有玷也哉竊願為五柳先生一雪之

黃翔雲完貞伏虎圖述略辯

作文不可有派而體例則不可不明也不明體例烏足以言文
翔雲與予有文字之知雖薦而不售乃執弟子禮甚恭厥後成
進士官兵部遂以古文名京師直予轉外臺久不通問君出守
雅州游擢監司去年得其書始知以母憂去官竊聞人言嘖
道其文與詩惜予未得見也春二月程荀叔持君詩文集見贈
始得盡讀之詩文並皆真樸雅健近今作者罕有其匹獨此篇
首云雲鵠為太高祖之母談孺人作由此類推亦將可云曾祖
之母祖之母父之母乎夫太高祖俗稱也既不可以入文稱太
高祖之母則尤為非是翔雲作文時偶不及檢而同人亦無有

為之更正者攷黃梨洲金石要例書祖父例一則引蔡邕祖携
碑云携字叔業曾祖父勳携生稜、生邕至勳連身六世故後
漢邕傳稱勳為六世祖而唐穆員為其父誌高祖上一世則稱
五代祖陳子昂志父墓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
湯、生祖通、生皇考辯柳州父神道表六代祖度五代祖旦
高祖楷蘇子美父誌亦然蓋本於禮大傳等而上之順而下之
之義絕不能別有稱謂也則當云為六世祖母談孺人作乃為
得之予曩在京師專習應制詩賦及之嶺南方有詩癖近甫從
事於斯每作碑板文字必兢、於體例不敢稍踰矩矱君遠在
蘄州弗獲一堂聚處賞奇析疑殊為悵、願文章得失予不言
為妄也苟叔已死予將以此徑達之

之誰復言之者忝居老友互相砥礪作千秋計亮翔雲必不以

為妄也苟叔已死予將以此徑達之

辨似篇

似明實闇似正實偏似公實私似通實闕似勇實怯似厚實薄

似誠實偽似廉實貪似忠實佞似賢實愚有天下人知之而一

人獨不知之者天下事皆自此輩壞之不以為闇而以為明不

以為偏而以為正不以為私而以為公不以為闕而以為通不

以為怯而以為勇不以為薄而以為厚不以為偽而以為誠不

以為貪而以為廉不以為佞而以為忠不以為愚而以為賢彼

其人熟於揣摩迎合工於掩飾彌縫巧於要挾把持善於牢籠

牽制非無學問非無才智非無識見非無膽量非無作用非無

氣骨非無根柢非無經緯而隱微之地方寸之交圖富貴博聲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二知車草
譽計禍福患得失於是蠅營狗苟猶豫狐疑一變夫平日之所
守而既改面目遂亦別有肺腸是其心術尚堪問乎哉表與裏
之不相符也中與外之不相應也言與行之不相顧也初與終
之不相侔也萬口沸騰萬目睚眦其弗潰敗而決裂也幾希誰
知之者誰不知之者知之而旋為所蔽又為所欺甫令之退復
令之進人主受其顛倒卿相由其蠱惑豪傑聽其驅使才俊任
其指揮然而清議難容人言可畏晦盲否塞囂凌擾攘之時斯
民之直道終未泯於天壤間也而奈何辨之弗早也

綱票利弊辯

綱為久遠之圖票則權宜之計綱之利在整票之弊在散綱亦
有弊於商而官不能治之故課餉虧票非無利於販而官
不能統之故引地失在當日因綱法大壞不得已以票濟綱之
窮然春秋兩綱之名則固存而未去也是其初意原欲寓票於
綱曷嘗謂票從此興綱從此廢哉既廢綱而猶留綱之名此時
整票為綱以期規復舊制度不過一轉移間便可就我範圍歸
我約束跡雖近於更張而實不得目之為更張也在行票者無
不以票為利而以綱為弊曰總商把持為患不小庸詎知不把
持而渙散之流弊更多耶商無的名來去自由其弊一票價居

奇甚於根窩其弊二積壓舊網不辦奏銷其弊三既令循環與
網相等乃認引而不色課毫無責成其弊四一人一票彼此絕
不相顧有利則私諸己無利則委諸人其弊五網有殘網懸引
胥受官之牢籠至於票則李可代張甲可易乙欠引均歸無著
其弊六六弊者人皆知之而不肯言而但利於票之弗為官縛
弗為法拘弗為岸困弗為部章所限弗為大引所累而方且鯁
鯁然曰利多弊少也昔陶文毅公曾云北鹽之旺南鹽為之蔽
也後將有因北而推廣於南者鹽法必壞曩者淮北改票早見
及此迨淮南改票僅已酉一網極暢至庚戌網遂銷不及半辛
亥爰有加課之議改為引半納課減折認運由商人認岸包辦
尋以粵寇中輟是票不如網班可考即以近日部議禁止川
私規復淮引而論亦斷不能以畸零之票繁衆之徒持此大局蓋
復岸非復網不可復網非整票不可人畏其難吾決其易所謂
王道本乎人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其機至捷而其效至速也夫
亦何弊之有哉

和土客說

有銅鼓樵夫過頂湖釣叟之居適濠上散人先在座揖樵夫而
問曰僕聞貴邑有客民之難吳使君忠義勃發請命於大府提
兵五千人以往老謀深算數月相持卒下廣海一寨以僕思之
食毛踐土莫非王臣何為土何為客兵連禍結恐廣海之外更
有廣海不如土與客和休兵息民策至善也樵夫睨釣叟而言
曰惡是何言歟是何言歟釣叟喟然歎曰客誤矣今夫村市之
間百貨雲集填街塞巷趁墟者男婦老弱輻擊肩摩動以千百
計適強暴之徒臂鷹牽犬衝突而過老父扶杖訶之則瞋目握
拳惡聲相加摔老父踣諸地一市譁然為之不平持梃亂撲如

雨點下而強暴者自知理屈跽謝老父以去市人亦遂不之校
此無他一時之忿且衆寡懸殊可以和也甲與乙富豪不相下
其田畝則阡陌相連犬牙交錯陂塘之水兩家公之春夏無雨
決水灌田甲之佃與乙之佃爭者屢矣一日者乙佃揮鉏傷甲
佃至死甲糾衆與鬥甲勝乙負乙家亦有死者遂訟諸官數年
費貲鉅萬甲乙並悔戚里解勸謂死傷相抵訟奚為因罷訟是
殺人之仇既經報復亦可以和也若今之客匪則大不然其始
至也貧無立錫我土人授田使耕指山令種俾得生育長養以
有室家乃忘恩負義一至於此烏能和客但與土鬥猶可說也
茲則焚燒我廬舍殘燬我邱墓夷傷我骨肉擄掠我妻孥離散

我族黨一家之事害及百家怨深矣烏能和且彼之屋宇我之
屋宇也彼之田園我之田園也還我屋宇田園則彼將終身露
處矣烏能和且一邑客匪尚不足慮以八九縣之地任其蟻聚
蜂屯煽惑滋擾吾民雖懦恐父母斯民者亦不忍坐視不問也
烏能和向也橫行鄉里今也抗拒官兵向也盤踞村庄今也攻
下城寨固天理所難容王法所必誅也萬、不能和自那龍之
役劫官劫餉隱忍未發不久復有廣海之事距廣海九十里之
曹涌深溝固壘富有蓋藏逼近海堧黨羽頗衆是其包藏禍心
已成騎虎之勢矣斷、不可和客誤矣鈞叟之言未終散人呀
然笑曰有是哉子之夢、也子獨不聞滇南之亂歟子獨不聞

秦中之變歟回與漢猶曰非我族類也土與客則自朝廷視之皆赤子也朝廷不忍盡誅回民豈忍盡誅客民乎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古帝王削平禍亂道無有踰於此者試觀近日髮匪捻匪自跋拔來歸者幾何人國家無不貸其一死予以自新之路也矧區區土客之互鬥乃欲重勞我王師耶不和奚待樵夫對曰兩強易和兩弱易和一強一弱亦易和然而土強客弱客欲和而土未嘗不與之和土弱客強土欲和而客則終不願與之和今日之事土強乎客強乎先生之亟亟議和其亦慮餉糈匱乏耳未聞信宜之賊可作城下盟也先生勸土與客和先生曷不單騎往說客家耶散人應曰大凡圍

於一隅者不知審全局之重輕也狃於目前者不暇思日後之利害也吾之議和非畏客強也非憂土弱也非遽使土求和於客也非遽使客求和於土也亦並非不問土客之是非曲直而僅以口舌議和也吾蓋有鑒於滇南秦中而輾轉圖維深懼爾粵東之人蹈此覆轍耳子曰餉糈匱乏固已就令軍儲充裕士飽馬騰凡我人民無不踴躍輸將同仇偕作其果能一鼓蕩平盡殲羣醜乎况廣海甫復曹涌尚存其新興高明鶴山以及陽春陽江恩平開平七縣土客皆誓不兩立日尋干戈然猶幸分居散處也若謂乘此聲威奮勇前進分道環攻必有鞭長莫及之虞能無銚而走險之患夫以械鬥而論曲豈專在客哉數十

年來土人視客若奴隸其凌辱而挫折之者固亦類今日客之所為在客初不過以怨報怨並非甘心叛逆也設操之太盛必至十數萬之衆聯絡一氣公然與官為仇脫再勾結高涼寇盜竟成燎原之火撲滅無日吾恐斯時欲和不得矣鈞叟與樵夫皆憮然以思憬然以悟同致詞於散人曰吾儕不敏辱先生教披豁愚蒙顧仍有未達者請質之先生和則和矣將撤兵與和乎抑讓地與和乎將和之後別為遷徙安插乎抑和之後嚴加約束羈縻乎散人曰如二子之說是終不和矣吾所謂和不在撤兵不在讓地不在遷徙安插不在約束羈縻而唯在爾土民權其輕重利害而熟籌之知尋仇構釁迄無已時轉不如解怨

釋忿之為上計矣知兵兇戰危絕無定算轉不如息爭弭亂之為萬全矣蓋和與不和其權操之自民而仍決之於官也官苟不存土客之見而一秉大^公進樞紳先生於庭而詢之曰客民為黎乎為猺乎必皆曰否、曰客為土害官實深惡而痛絕之第向者土之黷客亦太甚官奚容偏袒也必皆曰唯、曰江北之猺海南之黎土民尚可與相安而不分畛域而顧獨外視乎客民焉客固失之土亦未為得也殺之不能盡殺驅之不能盡驅不和則爾土民罹其禍和則爾土民受其福試自擇之斯時在庭者其將對曰和乎對曰不和乎二子則相視而笑不發一言散人於是歸而鍵戶挑燈作和土客說

議覆赫威兩使臣論說

局外之人以中國為弱夫中國何弱之有我朝定鼎二百餘

年聖聖相承文德武功震耀區夏深仁厚澤普被垓

埏淵乎鑠哉法度紀綱燦然大備豈特遠過宋元與明直將駕

漢唐而上之已即以今日時勢而論粵西逆匪創亂金田延及

湖廣三江兩浙福建廣東諸省蹂躪數百郡縣而以金陵為老

巢盤踞一十二年卒能芟夷翦滅使東南疆宇咸就肅清尚得

謂之弱乎恭逢我兩宮皇太后聽政垂簾聖如堯舜

皇上冲齡踐祚天縱聰明纘緒重先比隆豐鎬然猶兢

以滇黔未平回疆未靖捻匪未除為患宵旰勤勞虛衷延

訪凡在內外臣工孰敢不殫竭愚忱詳求治理以稍效涓埃之
報而顧勞旁觀者鯁、過慮代為借箸以陳詞耶其論中華情
事分別內情外情以為今日之外情係由前日之內情所致而
日後內情亦必由外情所變固已第亦思律例誤於因循而律
例究不能裁革也制度成為虛器而制度初無俟更張也中國
之患不在無治法而在無治人封圻得人則監司守令有所表
率而吏治脩提鎮得人則駐防綠營加以訓練而兵額足論者
謂官必久於其任此語最為扼要近來各省州縣候補人員太
多勢不得不分班委署往、以一年更換為期遂至人、皆存
五日京兆之心以催科為能事以撫字為迂圖縱有一二誠樸

廉潔之吏方思轉移風俗化莠為良乃輿誦甫興而瓜期已及
矣至實缺人員或因請補在先不免多方迴護或因部選新到
大半人地生疎於是撤任者有留省者久之習為故常開調
劑之風啓奔競之路而一省之中州縣署事者竟十居其六七
吏治安得不偷民風安得不蔽乎夫實缺人員果不稱職即應
速行叅劾署事人員果能稱職即可專摺題補州縣向有六年
俸滿之例試問今日州縣尚有在任六年者否是在封疆大吏
責成藩臬兩司於通省州縣隨時嚴加考核進賢良罷闒茸勿
徇情面勿設成心務令繁簡得宜從容敷布其有貪污不法者
立登白簡其有循聲卓著者立請優獎仍察省情形如實在以

地相需則加以升階仍留原任固不可拘泥成例亦不必別改
新章大臣以直實勿欺報 朝廷斯下僚咸以清白無私待百
姓感應之機未有捷於此者顧必謂本省之人情形始熟欲刪
迴避本省之例獨不思唐之藩鎮末季實受其禍顧炎武作郡
縣論欲子孫世守其官殆將分天下為數千百國其勢益紛然
難理矣夫改土歸流前人實有深意存焉自郡縣分而封建遂
廢所謂因時制宜者此物此志也論者又謂兵皆虛額欲於各
省定為五千之數是亦有所不能中國額設兵五十餘萬軍興
以來捨兵用勇而兵餉愈欠愈多即以廣東而論水陸之兵不
下七萬欠餉至二百餘萬之多若遽裁為五千斷不能也推

之他省當亦類是第兵既難裁勇仍增募無惑乎餉源日絀而
兵制愈壞也夫兵與勇皆民也謂本省之勇可用而本省之兵
不可用有是理乎湖南廣東安徽皆以勇著名近則淮勇較勝
於楚、勇較勝於潮而三省卒未聞議及練兵者是曷不選精
壯之勇丁補入行伍即挑帶勇之將官畀以實任舉平日營中
老弱充數者悉行裁汰不使冒領口糧則化勇為兵既可節省
餉糈又無撤勇滋事之患一舉而兩得矣其兵額最多之省分
再當細心考察或酌減十之三四以期餉不虛糜兵皆有用此
固在提鎮得人爾論者又謂無財非民間真無財亦非因理財
所得之少惟官之下取於民者多而上輸於國者少是以各項

錢糧均應整頓特舉地丁鹽課稅餉三大宗地丁則去浮耗增
正供鹽課則嚴緝私防吞蝕稅餉則沿海各口內地各關須禁
其飽私囊而漏公項所言均不為無見要之得人則理不外乎
開源節流如廣東濱海沙田久未清丈隱匿不報者為數至鉅
試使認真辦理洵有裨於庫儲此則取諸富民較之抽釐捐輸
不可同年而語也若釐政則兩淮浙江福建現皆改行票鹽雖
救時之權宜究非經久之盛軌古昔盛時損上益下藏富於民
從無民不足而國能富強者桑孔之流專工聚斂於國計民生
抑奚補哉至欲加各官俸祿經費以免格外向民間需索近聞
江省前撫臣沈葆楨辦理折漕章程最為允當蓋由其整躬率

屬清正廉明故官民翕然稱頌之誠足為諸省程式也中國自
堯舜以道統傳心孔孟以聖賢垂教歷數千年如一日即偶有
邪說異端簧鼓煽惑於其間亦皆旋起旋滅而於大道初無所
加損蓋天經地義萬古不磨中國之異於海外者在此雖彼蒼
亦不能強之使同也況來賓來王既入象胥之掌無侮無拂聿
臻和會之休則所謂邊界傳教貿易三端中外悉遵條約行事
不在條約者概置勿論自茲以往雖千百世可以相安也至於
水陸舟車工織器具寄信電機銀錢式樣軍火兵法在各國固
皆精妙然施之中國則有宜於南而不宜於北者利於暫而不
利於久者亦猶取中國之衣冠禮樂而強使外國人習之能

乎否乎聖人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試取此言繹之當亦啞然
笑也赫公使既作旁觀論威叅贊復劾新議畧論望我中國內
改政治外篤友誼洋、數千言為我中國籌者至深且遠洵可
謂賢使臣矣總之中國之強弱視乎政事之得失而不闕乎貨
財之多寡而世運之安危根乎治理之純駁而不在乎兵力之
盛衰我 皇太后 皇上敬 天法 祖 勤政愛民毋曰借
法自強毋曰緩不濟急也亦惟於用人行政之道倍加審慎則
外患胥平內憂悉泯億萬年有道之長基諸此矣不揣愚昧敬
陳局中正論以備采擇焉謹上

廣施粥不如散米說

黃氏懋有施粥不如散米說謂振饑之法莫善於散米莫不善
於施粥莫善於各圖散米莫不善於籠統城市散米而以為散
米有十一善言之可謂詳且盡已濬頤更為廣其說曰黃氏所
言振本土之灾民未及外郡之流民也夫流民之難賑固難於
土民也同治甲戌山東黃河民堰潰決未能及時堵築水勢南
趨徐淮適當其衝民田淹沒者無算老幼男婦流離轉徙而至
於揚州者肩相摩踵相接也時朱顯庭叅戎與予交最篤素稔
其勇於行善見義必為也因與之籌撫卹之策顯庭曰曩者清
水潭之灾流民以萬計募貲撫卹元松曾獨任之賴有郡人之

公正者董其事得以實惠及民也予曰施粥乎散米乎曰施粥
予曰能無弊乎曰不免也今者改為散米可乎予曰善時已孟
冬顯庭乃招郡人嚴壽彭徐兆麟楊顯辛嘉祥董其事合清河
桃源安東海州贛榆沭陽邳州七州邑之流民搭棚而棲止之
編戶注冊七州邑毋使相紊人給腰牌大口每日米一升小口
半之旬日一散散米之時令其持腰牌來蓋腰牌注明口數一
人可以兼領數口之米無擁擠之患也其初至者不過百數十
人予與顯庭募捐以振之無何至者千人矣予恐民振之不足
請於大府乞動公帑大府允以壩工閒款助振並檄徐仁山觀
察顯庭及余三人辦振而言者紛、以為散米不如施粥施粥

就廠而食非貧乏者不能入散米則本地之人皆可冒領誠哉
散米不如施粥也然予私計六年以來親見顯庭終日為善孽
孽不倦一郡之人無間言顯庭曩告予曰若施粥則必假手於
委員胥吏弊不勝防元松不敢任其責也乃謀之仁山仍主散
米之說俾顯庭得以盡心力而為之邗上業饑者雲集平日固
多善舉聞城外散米則紛、往觀之僉曰甚善遂於散米之外
有施錢者有施棉衣者有施棉被者咸踴躍輸將恐後焉予與
仁山月三往監散米顯庭則間一日即往巡視計至臘月留養
七州邑流民四千八百有奇今年正月以故鄉水涸欲歸公議
仍散二月之米並給旅費為之買舟送其還鄉是役也屯米無

屋租董事無薪水顆粒均歸實濟官吏不得欺勝皆顯庭一人之力也黃氏之說顧不信而有徵也哉爰考 欽定康濟錄晉陶回守吳興上疏請振不待報輒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一境獲全既而下詔並敕會稽吳郡依回振卹後魏李元忠牧光州表求振貸至秋征收報用萬石以為不足遂出十五萬石振之事訖表陳朝廷嘉之隋張須陁為齊郡丞先開倉而後上狀煬帝不責宋天聖七年閏二月詔河北轉運使契丹流民分送唐鄧汝襄州以閒田處之仍令所過人日給米二升富弼知青州勸民出粟益以官廩葺公私廬舍散處流民以便薪汲元祐中畢仲游先民之未饑揭榜以示耀州民之當

徙就食者乃十七萬九千口顧所發粟不及萬石繼以民粟家給人足無一逃者趙令良帥紹興從通判王恬閻邱甯孫達策之請人給兩月糧流民全活甚衆滕達道知鄆州先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為備流民至則於城外廢營田為席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授地鍋炊以兵法部勒婦女炊少者汲壯者樵如營陣然侍郎王古圖上其事有詔褒美鄭剛中判温州勸守發倉振流民守恐實惠不及剛中教以置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饑餓者給一錢戒曰勿拭去押字次早憑錢給米饑者無遺守歎服稽之於古若此驗之於今若彼可知月令之仲冬行糜以濟貧窮不足以救荒歟若振饑之法則無論土著流亡要

二
皆以散米為善也予故詳述之類記之以備後之行荒政者採
擇焉

名士說

人不可以不為士人又不可以自命為名士名士之稱始於禮
記月令復見於史記後漢書晉書司馬宣王且目諸葛武侯為
名士夫固美稱也而延至今日則為陋稱矣何陋乎爾以天下
名士之多也以天下自命為名士者之多也國有四民士冠其
首所謂士者誦詩讀書講道修德敦品勵學守素葆真處則為
通儒出則為良臣自王侯卿相以至田野俊髦無非士也當其
為士之日環堵畝宮隱居求志何嘗有希榮干譽之心哉而名
士則大不然以記誦為淹博以剽竊為精能以倨傲為耿介以
孤僻為高尚胷中本無蘊蓄而大言不慙筆端小有才華而方

家自詡其始也庠序學校互相標榜猶不失為士也其繼也山人墨客羣相攀附則非士而士矣非士而士士類愈雜士風日下士行益隳士氣不振於是人之震驚之者曰此名士也人之鄙揶揄之者亦曰此名士也人之推重之者曰此名士也人之鄙夷之者亦曰此名士也天下多名士天下遂無真士天下無真士而天下遂多自命為名士以自別於士而非士而士嗜士不士矣名害之也名其為士累哉士其為名溷哉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好名乃人之常情也然必實至名歸斯當之無媿而濫竽焉而銜璞焉而專工藻飾焉而純盜虛聲焉一若士之外又有所謂名士者而名士之稱昔美而今則陋已夫使其人而果為名士也者吾知必不樂居乎此也

五福不言貴說

或問於方子曰洪範五福不言貴可得聞其說歟曰天下之貴者固可以壽也富也康甯也攸好德而考終命也而不必皆壽也富也康甯也攸好德而考終命也居高位享厚祿殊榮極遇萃於一家炎、隆、為海內望人固不諛揚而頌禱之曰有全福已然而酖毒晏安尸居餘氣奚以壽貪得無厭多藏厚亡奚以富中道而蹶萬里投荒奚以康甯蠹國殃民樹權植黨奚以攸好德身敗名裂為天下笑奚以考終命即使斷不出此而艱鉅躬膺安危是繫舉凡朽索之馭鼎錘之覆隄防之決藩籬之壞大奸大慝之亂我朝政大灾大患之病我國家變故紛乘謠

詠迭起殫竭血忱交瘁心力無日不憂勤惕厲無時不震動恪
恭而猶慮臣節之稍虧君恩之難保也以貴為福烏敢言福或
又曰富貴並稱從古而然茲獨屏貴於五福之外毋乃矯歟曰
非矯也箕子先言嚮用五福則屬之天次言斂時五福則屬之
君又曰汝則錫之福汝雖錫之福又曰惟辟作福臣無有作福
臣之有作福則仍歸福於君而以為臣下弗得而專之也故貴
者縱有時五福俱備亦不肖侈然言福明乎其不以貴為福也
箕子若曰公卿大夫欲為斯民造福先宜一人惜福蓋不言貴
而貴自在福之中矣不言貴者之福而貴仍在福之內矣設令
既貴而戀、於庸福豈惟無福並其貴而亦失之何福之有為
五福者天子與庶民共之者也天下之公福非一人之私福也
貴至帝王尚且聽命於天矧其為公卿大夫耶要之貴與不貴
咸可以致福而獲福苟自恃其貴則不足以召福而反足以喪
福五福之不言貴也其在斯乎其在此乎

察微說

治天下事宜規全局總大綱握要以圖從容鎮靜不宜刻覈瑣屑自詡察之明固已然而疏節濶目昧於杜漸防微者有之高掌遠躋恥於謹小慎微者亦有之均失也置鏡虛堂之內物來畢照纖悉靡遺以明啓暗以顯燭幽顧必去其垢拂其塵而其光始遠人之心不猶是耶靈臺方寸間本空洞也本澄澈也本渾融而昭著也乃見其大不見其小見其巨不見其細以為小者可忽久之並其大者亦漸受欺蒙矣以為細者不矜久之並其巨者亦茫無網紀矣典章文物之重條教號令之繁百僚庶司之聽我指揮羣黎萬姓之伺我趨嚮而為之上者匪特用

人行政應事接物廓然咸秉大公即一頓一笑一言一動亦不可苟也如或苟焉則情氣中之驕念萌之私意參之物欲擾之人情障之客感乘之成敗得失利害禍福舉足以震撼而傾危之始則瑩然繼則昏然鏡闕其光心損其慧夫所謂微乎微者烏可以其小而忽之烏可以其細而不矜也耶察之哉本存誠寡過之學端立身行己之方衣冠必正瞻視必尊聲色玩好必絕家人子弟吏胥僕從教誡必嚴而督責必備而猶恐偶有肆志稍伏倦心以小誤大以細害巨也兢：馬無所不用吾防髦髦馬無所不致吾慎而後空洞澄澈而後渾融昭著故曰察微非心鏡不為功

通蔽說

雲蔽日也塵蔽空也木蔽山也草蔽野也天地間無物無蔽有宜蔽者有不宜蔽者有旋蔽旋開者有蔽於此不蔽於彼者有蔽於春夏不蔽於秋冬者凡物之蔽不盡為害也獨至人身則不然欲者理之蔽惡者善之蔽邪者正之蔽私者公之蔽利者義之蔽偽者誠之蔽：於耳而圍其聰矣蔽於目而掩其明矣蔽於口而絀其辯矣耳目口之蔽猶小也蓋至蔽於心則方寸不靈全體皆昏土木形骸冥然罔覺耳雖能聽何異乎聾目雖能視何異乎瞽口雖能言何異乎瘖且夫有形之蔽：易去也無形之蔽：難除也一時之蔽：猶暫也終身之蔽：至久也

唯其相因若幕斯障唯其對待若屏斯塞唯其交戰若櫓斯翳
唯其馳逐若垣斯壅於是臣蔽君者有之以子蔽父者有之
以妻蔽夫者有之以弟蔽兄者有之而且主為僕所蔽官為吏
所蔽大僚為羣有司所蔽、之為害大矣哉奚勿障奚勿塞奚
勿翳奚勿壅人皆知聰吾耳明吾目辯吾口以與之距不與之
迎與之離不與之合也然而將距復迎將離復合一蔽甫揭一
蔽又蒙焉而豈知蔽之未來先澄吾心蔽之猝至繼凝吾心蔽
之漸化終洗吾心夫安有不豁然通也耶此無他循理窒欲充
善決惡守正敵邪秉公遏私慕義忘利立誠祛偽則城府空洞
藩籬堅固門戶鮮所依傍畛域罕所拘牽尚何蔽哉尚何蔽哉
天地間無物無蔽而人則可以有蔽可以無蔽也其蔽也殆自
蔽之爾

讀書變化氣質說

天下有不讀書而自然明理者即有讀書而仍不明理者愚夫
愚婦未嘗學問顧其天性純厚遇忠孝節義之事奮然為之而
百折不回則氣質本清也大奸大惡擅過人才智洞察今古顧
其天性澆薄敢於干名犯義越禮非分而絕無顧忌則氣質本
濁也將謂氣質難於變化可以廢書不讀乎是大不然本清本
濁者一則稟乎天而無庸變化一則限於天而無能變化而非
所論於中材也中材之人可善可惡可正可邪可進可退可成
可敗引而入諸聖賢之域驅而納諸中正之途會而歸諸名教
綱常之地舍讀書烏足以語此彼不學無術者固無論已讀書

之道豈唯是尋章摘句呬唔佔畢云爾哉必將口誦心維身體力行論世知人尚友千載而後攷其得失以為法戒辨其是非以作勸懲斯吾之言動行止偶有不合乎規矩不中乎繩墨者時、借鑒於古人而皇然以興廢然知返語云開卷有益不誠有益哉師儒之教人也以讀書為先朝廷之用人也亦以讀書為重天下有不可變化之氣質為不讀書者言之也天下無不可變化之氣質為讀書者言之也縱不讀書亦有明理者讀書亦有不明理者此特就氣質之本清本濁者而言而介乎清濁之間者天下中材最多斷不可護諸氣質而半世蹉跎一任坐荒歲月也十年讀書十年養氣臻此境者一代能有幾人而苟

令簿領餘閒時親典冊又奚不足以破塵俗之見而發其忠君愛國固有之天良也耶而惜乎氣質不化者之多也蓋由於真能讀書者之少也

從宜從俗說

處今日而曰必年二十始冠昏之日必奠雁奠必以人殉祭必
用尸戰必以車方為合乎古禮也人孰從之乎且曰席地而坐
屏几勿用復漆簡之制棄筆墨勿用平物賈直禁民間用錢勿
用銀臣為君御弟為師御用卑幼勿用僕夫庶乎所使各當也
人又孰從之乎凡此皆不得其宜有戾於俗而欲強人以從之
雖帝王卿相烏能令出唯行家喻而戶曉也哉在昔孔子佩象
環五寸易麻冕為純從宜也魯人獵較亦獵較鄉人儻朝服而
立於阼階從俗也由今推之宜於古不宜於今而乃生今反古
夷之俗不同夏之俗而乃用夷變夏則何異於阡陌既開之後

欲復井田郡縣分設之時再議封建耶夫所謂禮者貴將以誠敬濟以中和而不拘度數儀文之末節所謂使者貴順乎人情合乎風氣而不致剛柔燥濕之多乖斯景從者衆而率從者廣也藉令沾、焉責以委曲繁重之事勞、焉顯其束縛馳驟之能則違乎禮者畔乎使者罰不勝罰誅不勝誅將一任其譎張反側而莫之過問歟曷為宜、者義也禮固緣義而起也曷為俗、者常也使固以常為經也一人從之萬民從之一方從之四海從之審其宜察其俗夫然後變通盡利夫然後遐邇歸心而臻於大同之治已

有恒說

無恒者尚不可以作巫醫況其他乎士農工商有恒產者皆宜有恒心等而上之為君為相出政加民夫豈旦夕所能竟其功歲月所能畢其效乎苟輕率游移朝三暮四詔書甫下妄議紛更則人心無所適從條教未嘗畫一而欲其綱舉目張化成久道也蓋亦罕矣今之無恒者則又在任法而不任人一行省之中牧令以百數十計而需次者幾三倍於實缺之人冗員日多勢不得盡使之投閒置散也於是俾攝州事攝縣事或歲一易或間歲一易夫既視官如傳舍則於催科之外更何暇講求撫字耶將所謂安良弭盜禦灾捍患敦本抑末革薄從忠諸善政

之布在朝廷令甲者咸以為具文故事而因循粉飾年復一年
譬諸棟宇榱桷外觀匪不壯麗其中蠹蝕已空傾覆可坐而待
盖官不久於其任則法為弊所蒙法轉為人所壞此似有恒而
實無恒者之其害更大也政之恒也賴人以恒之士農工商皆
有恒產而官則獨無顧乃責其有恒心也限於時日縱令倉卒
以圖必不給之勢已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歟曰停捐輸以清流
品嚴保舉以肅官方夫唯牧令得人斯可以無曠官無廢事而
幾、乎歷久不敝也非然者烏乎有恒哉

有恥說

發於七情之外而方寸間怛怩難安者其唯恥乎孔子曰行已
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聖賢學問下手工夫不外乎此存
誠主敬修身立德端品勵學守節成仁皆由此一念之愧怍羞
惡慚愧慊惡而勃奮其天良激厲其志氣故以恥論端人正士
與匹夫匹婦同之以無恥論達官顯者與庸夫俗子亦共之恥
之於人大矣哉聖狂之界邪正之途善惡之關天人之域曷判
乎判於恥而已矣苟其知恥則攸往咸宜也苟不知恥則無一
而可也彼冥然罔覺悍然不顧侈然自得覲然無忌漠然弗動
者其胸中豈果真頑真鈍哉特無如好名者利畏死貪生因之

蕩檢踰閑害義傷道始非不恐懼怵惕也乃欲為理障心為物引遂有甘墮於陷阱樂居於下流而不自知者蓋至是而雖悔莫追嗟靡及已不恥不若人何若人之有大廷廣衆指摘未必遽加而暗室屋漏鬼神難禁夫窺伺養尊處優彌縫若無稍缺而清夜衾影寤寐終苦其傍徨是無恥之人明、有恥而顧消沮閉藏朦朧隱忍焉以待人之發其覆而破其奸者將謂無恥之人遂末由改過自新回心向善也歟曰勇於知恥者固亦聖人之所樂與裁成而誘掖之也

· 世吏世役說

今天下唯黔蜀滇南粵西有土司世其官而佗省則無然所謂土司者悉歸地方官節制而政令不得自專也降而至於吏役則京師泉各行省無不父以傳子、以傳孫一若官俾之世其業者曩為庶吉士見庶常館役視新翰林儼生徒謁閣師日教之立教之拜教之迎送咸帖然受指揮聞諸前輩曰是役也為前明世家至今未易佗姓心竊訝其何術能以久踞於斯耶居京師久六部之吏有識者其人率居廣廈華堂出則鮮車怒馬趾高而氣揚凡官之入覲者謁選者自監司以至守令罔不折節下交分庭抗禮與之深相結納就酒家飲聲色玩好擄蒲六

博之屬唯意所適放浪揮霍復奉黃金為壽以飽其谿壑彼之
報客者亦居然滿客之願而高下其手官為吏蒙吏以稿進官
但唯、畫諾而已及轉外臺乃知院之吏司道之吏郡縣之吏
與六部之吏等而役則更勝於庶常館役院吏能虐司道司道
吏能虐郡縣郡縣之吏與役則更能虐民院也司道也郡縣也
官或歲一易數歲一易其科條令甲文書冊籍皆吏掌之官暫
而吏久舞文弄法因緣為奸者其弊不可勝數一旦事發官則
震怒下於獄重懲之而彼方晏然曰革吾吏革吾役不能革吾
吏役之本缺也爰倩人代充而瓜分所入仍世其業如故且有
不肖守令恃鷹犬為爪牙倚虎狼為心膂以遂其蠶食鯨吞之

計而濟其婪贓贖貨之貪盖不幸而敗者不過百中之一二耳
嗟、封建之害方鎮之害天子能除之而世吏世役之害公卿
大夫獨不能除之國之蠹也蠹在官而實則蠹在吏役也或曰
公門好修行吏役之子若孫科第仕宦者固不乏人又將何說
曰科第仕宦則不世其業已安得以吏役限之哉

唐花說

以人巧奪天工以火力回春氣開閉藏之橐籥破造化之機緘
當冰天雪地彫零萬卉之時炫采揚葩爭妍鬥麗人以為花之
幸吾則以為花之厄也請匹夫人自少而壯而老培其本質厚
其胚胎詩書道義以涵育之無異乎雨露風日以長養之蓋必
經年累月而後生意足必盤根錯節而後天機暢若桂若梅若
蘭若菊夫豈浮榮薄植一覽無餘者所可擬耶今之人恃文字
為敲門執假軍旅為催官符非不早達非不立顯隆、赫、斑
、艷、博取眼前富貴曾幾何時頽然與草木同朽腐已彫琢
太精發洩太過等之唐花也花不能自主而人可以自主人亦

不能自主而於是人助之而於是天聽之而於是人暴之而於是天忌之不時之花為花福即為花灾倖得之名為人利即為人害花受其福花奚知其灾人享其利人輒忘其害往在京師於殘臘購牡丹一本供齋中朝夕相對以為希有今則餽花者多歲除羅列十數本視之亦不甚愛惜迨其萎也呼園丁棄之不復過問日者獨坐看花胸有所觸瞿然以悟悄然以悲欲伸其說恐戾乎時因而擲筆以起適蘭苕館主至試以語之曰唐花本曇華之謠流傳既久習而弗察唐人馬騶之法殊為多事安得下令禁之是說也奇而實正爰筆諸簡端既而就枕則見鼠姑搴帷咋喏曰何物腐儒饒舌乃爾

撲滿說

平津侯呂三公為布被飯脫粟然能起客館開東閣延賓故人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曩者汲黯對上言其詐上以問之曰誠如黯言飾詐釣名而不欺其主牧豕翁固狡者迨其為相身行儉約輕財重義則得力於鄒長倩遺撲滿一書夫長倩之為人佗無所表見於世願以宰輔之尊百僚之冠公卿朝士罔不仰息承意指唯阿取容奉令維謹而有人為懼其入而不出歛而不散預防撲滿之敗假物以陳誠雖不聞平津當日有報書而年至八十始終恩眷勿替吾以為實賴長倩一書保全平津相業也長倩之敢言無異黯之戇直而工於譬喻矣

而易入平津既能受黜之庭詰豈弗能納長倩之勸規嗚呼長
倩足傳千古已天道惡盈人心貪得盈宇宙間舉可作撲滿觀
縱有撲而不滿者斷無滿而不撲者人恒虞其不滿而樂於滿
人頃忘其易撲而終於撲不滿不撲不撲不滿初第謂器小者
見不及此庸詎知器大者亦見不及此耶嗟：多藏厚亡古今
同病深愁餽覆難冀瓦全長倩之贈足為平津良友而平津守
長倩之誠卒成良相厥後繼踵而登台鼎者或則容館邱墟或
則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僕室蓋無非撲滿也吾賢長倩吾尤賢
平津願天下居高位享厚祿者皆取此書三復之毋令陸務觀
目為癡人也

從軍者說

粵寇之亂湘軍特起而淮軍繼之卒以下金陵收吳越東南底
定論功爵賞統軍之帥晉封五等游躋開府而一時偏裨將士
膺專閫擢顯秩者更百數十計至今未有艾焉嗚呼盛哉往者
自嶺南歸抵平梁甫入郭門見有踉蹌而來者服不華而冠則
一品也迫視之長不滿四尺形狀猥瑣無丈夫氣私詢之輿夫
則曰某提督也行不數武所見之人更夥有壯偉者有文弱者
又有渺小而挑達者輿夫一、目之曰若為總兵若為游擊若
為都司蓋皆散伍歸田故與常人無異云泉還鄉展墓道遠雇
輿夫八中有一人兒魁梧而性猛悍中途就茶社飲不給直主

人索之則瞪目怒詈揮以老拳主人唯、弗敢與較而退復詢
之他輿夫則曰是亦一叅將也時以天莫投宿旅店匆、未暇
詰其何以見役於人也次日遂忘之雨窗無事偶然憶及走筆
記之以見從軍者之有幸有不幸焉

奕說眎朱生

予事、甘居人下而惟奕則不肯讓人五十以前在京師自知
其不若人也絕不與國手奕五十以後抵揚州則頗然為老鹽
官公家事易了也既癖詩復者奕遂無日不奕初接沔陽徐耀
文繼接丹陽劉福山今又接甘泉周小松三人者皆近代所謂
奕國手也予與徐角未久即足以相敵徐去劉來予又與之角
幾一稔多勝少負白髮老翁冬日顏為之赤旁觀者咸異之予
曰何異乎奕猶兵也守為上攻次之能知不戰而服人庶幾其
無敵乎能知爭先而勿落後庶幾其如聖如神乎予既記之詩
之嘲之乙亥二月福山還丹陽而小松適至前年小松尚受予

二子茲則對壘矣分先矣奕數日覺周固無異於徐與劉也子不甘居人下子果不居人下也泰興朱生者年少家貧以詩文為贄請業於予、嘉其有過人之才有兼人之技而欲其不居人下也將教之作詩作文而先以奕說眎之言奕乎抑不專言奕乎夫奕其小焉者也

操舟者說

大江之中舳舻舳艦舳舻往來於豫章吳楚者萬舸千檣不可名狀顧皆乘順風以行風逆則負牽不可牽之處則泊不可泊之處必早為之計否則殆其權在把舵者視日入日出時雲氣何若以下有風無風且能決其時之遲蚤當其未風也擇可泊之地泊焉或需入港則捩舵尤疾甚矣處境之易順而難逆也有不畏其逆而轉與之抗者曰救生船俗以紅船呼之其行順風與諸船同遇下游逆風則可以折搶佗船停篙下碇艣郎束手無事彼則揚帆作翦江行時而南時而北洄漩若之字帆側欲墮舟中人坐不能安視前舟危甚而竟得濟吁亦險矣

哉舟子曰公毋云險順風乃險人以其順也而狎之帆為風飽瞬息百里常境也弗虞其變久晴欲雨雲頭忽起順者陡逆收帆未及危等覆孟子戒於逆而忽於順無惑乎有曲江之厄章江之恐也予聞其說噤不能語自登番舶乃覺泰西之巧足奪天工無順無逆無晝無夜以火濟水以車為舟飛廉箕伯任其馳驟奔突而莫敢阻舉吾之舟可以盡廢已然而行於江不能行於河其小者行於河水淺輒膠反不如我舟之速其大者行於海亦時有觸礁遭颶之患違天不祥貪利賈禍處境者烏可若斯哉予老已中流亟思勇退舟子之言未嘗一日忘之

匠人說

夢園子過厲鳧庵方伯故居觀其寢室七楹連闥洞房迴複窈窕四通八達輪奐交美蓋已易主名匠人糞除而修治之或曰邗上屋以此為最所謂棟園漪園者皆弗及也問其直則甚廉爰呼匠人而詰之曰儻營新屋亦如此數汝能之乎匠人對曰不能曰汝為大匠操鐸久審曲面勢鉤心鬥角既精且巧奚其不能匠人曰非有美材工師無所施其技茲屋之材曩者唯富商大賈力足致之用能窮奢極侈雕墻峻宇以稱雄於大都會其直數倍乎今日謂售者若斯構者亦若斯公固未之審也且即準當日構者之直予匠、固弗敢承請益曰此又何說對曰

昔之為梁為棟者其木則枏今也產於山者不足材不足而責諸匠是猶朝廷設官分職使之經營四方奠安區夏集衆材以為治而秉鈞當軸躬膺艱鉅者必需大材方克勝其任建樹功業撐持宇宙若人為一代能有幾耶故選匠易選材難選非常之材尤難今之材弗如昔之材今之匠遂弗如昔之匠然而非匠劣也以劣材授良工、雖良奚補歟園子愾然向客而歎曰鳧庵屢觴予於園中予方以五步一樓十步一閣樹木蒙密天日陰翳少空曠之趣勸主人拓而疏之鳧庵曰賃廡而居等於逆旅竢屋果歸予當如子言乃屋歸鳧庵未幾鳧庵遽化去而屋又易主矣今者重至懷勺齊泉石依然絲竹闕響臨風於邑趨趨不前既觸我華屋山邱之痛乃聞匠人之說而彌有慨於今不如昔即治室可以推諸治國言近而旨遠斯匠也殆已進於道乎

洋繡毬說

異哉此花由綠而白而紅而藍而紫而青凡三五日一易色一
 花一月不謝中土之本木此則草中土之幹強此則弱孰使之
 殊形幻態先怪陸離問花：無以應也欲圖繪之不得其真相
 欲歌詠之不得其真品彼嶺南之三變夫容豈若是翻新狡獪
 也歟人有性情花亦有性情性情之正者其人為至人其花為
 名花性情之變者其人為邪人其花為狂花或曰性情執一則
 不容於世人之機警巧詐圓通活潑忽喜忽怒能謫能驕蓋無
 時不改換其面目妝點其形容故示人以不測良由性情使然
 胡獨於花而異之花之變其常也人之變非其常也即花可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亦余不...']

識人即洋之花可以識洋之人此花來自東瀛未及十稔為羣
芳譜所不載夢園坐待月謬置一當於窗外晨夕觀之訝其纖
纖之質瑣々之狀何以汜無定色若此欲為之說而筆不能下
頰而思之恍然有悟曰是豈化工之私於海外耶是乃化工之
厚我中土也是豈化工令海外別開生面耶是乃化工予中土
獨契天心也九州之內罔非乾坤正色天心所繫裁之培之彼
矜奇炫異善變而詭於正者奚取乎爾亟呼園丁屏之毋溷乃

公

主靜說

聖人明言知者動仁者靜是儒者入道工夫固不得以一靜了
之也大學以知止為首由定靜安而幾於能慮能得亦奚曰有
靜無動哉有靜無動天地且不能之何況於人釋氏跏趺入定
道家凝神運氣幾々乎皆有靜功已然而其靜也亦不過自以
為靜耳自以為靜而人信之夫豈知靜中之動無靜非動轉不
若動中之靜無動非靜也今人侈言道學沈溺於宋五子書苟
詰其旨為異同則籍口橋舌莫之敢應其或專宗一家者方且
嘵々不休持此攻彼反復辨難千言萬語紛如聚訟令人閱之
不能終卷噫謂其不入於禪然乎否乎且聖人第云克己復禮

後乃易為理字遂使有志問學者舉陷入於理窟之中而二氏之徒見其議論與彼相近輒來接引誘惑從之而去者自宋汜今正不知凡幾也專曰主靜其弊可勝道哉執是以與之爭必群然訝之以為離經叛道毀謗先儒得臯名教吾烏敢與之爭耶感而通也貞夫一也而實則交相養也乾曰自彊坤曰厚載專直翕闢陰陽造化之理動靜相兼而乃云有靜無動也請證以聖人之書夫亦可不煩言而解也夫

畏難說

衆人皆以為難一人獨以為易者果易乎曰難甚明知其難而毅然以身任之則難者不難凡天下無可如何之事坐視其因循苟且委曲遷就遲疑顧忌隱忍退縮卒至於空虛渙散潰敗決裂而拱手以授之人則皆此畏難之心害之也今日以為至難尚有可圖之機可乘之勢可用之人心可奮之兵力有人為不計成敗利鈍得失禍福以國事為家事則剛大之氣忠直之性百折不回唯辦一死人定勝天斷可操券夫亦何畏之有哉強吾民以所不能吾民鮮有樂從者予吾民以所甚願吾民鮮有背畔者必舉所不能者而要其能舉所甚願者而違其願斯

無怪乎難也民能家自為守人自為戢民願官如父母我如赤
子民能比閭族黨相友相助民願尊君親上無詐無虞執是以
求自強之道固自易而人反難之曰吾當為其易者夫所謂
者似易實難南人使之御車馬輒蹶北人使之操舟柁輒膠而
況其為殊方異域奇技淫巧也歟避難就易舍易圖難奚為不
難奚為不畏目前苟安異日終悔杞人憂天敢陳罪言

喜雨怒雲怒風說

非風何雲非雲何雨三者相需而亦有時相害未雨先雲未雲
先風：驅雲來雲挾而至浙：漑：農夫欣：然曾不踰時跋
扈將軍驅萬騎出天門勢洶：所向無敵神龍方揚鬣掉尾見
之而驚卻走入海狂飆簸掀銀綫中斷玉女開幕羲和奮鞭驕
陽逞威母乃太甚如是者四三日已甘泉山民奔訴於有司曰
吾儕小人天實生之而我粒我惟帝之賜長官為民請命既誠
且恪祝於青龍之泉禱於靈雨之臺而雲而雨而風而膏是屯
而澤是靳吾民一日之間其心三變時則喜之時則怒之時則
怒之官曰奚喜曰喜而此人情之常耳怒者誰怒者誰曰雲本

無心出岫雲之聚也風聚之雲之散也風散之舒卷翕張不能
自主其性頑其情癡其形狀變幻而莫可端倪若責以不為而
助彼則曰屏翳弗敵箕伯於我乎何尤是雲固可怒也民烏乎
不怒風哉風之可怒不獨盪雲遏雨也天地間無形無色之物
曷嘗有二虛空浩蕩氣鼓成聲是隙即攻靡堅不入古往今來
任其顛倒朝野上下聽其轉移乾坤宇宙由其衝突而動搖風
之為害大矣哉官曰爾知怒風爾豈知無風則雲不成雲而不
成雨耶且塞外之地少雨風亦可以長養萬物若遇靈潦不已
又非風不足以抑陰而扶陽風安可怒也風之聖風自聖風之
蒙蓋有蒙之者烏得遷怒於風意者政事乖違干和召災罪在

咨
羣工百僚爾民何辜乃罹此凶歲吾唯返躬自責曷敢有所怨

卷之百新編六知軒草

卷之百



